

一瓦之緣

「所謂『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在你生命中，何時有這種意識上的感動？」

「在香港生活環境中，並無機會讓我『眼界始大』。直至那年我孤身一人，首次身處另一全新環境，才會『感慨遂深』。……春季在櫻花樹下徘徊，夏季穿過篩風竹林，秋季踏在如扇的銀杏葉、如火的楓葉上，冬季忽見素雪舞長空，全都讓我與自然感通起來，這是我在香港從未體會過的。」



小思在京都宿舍推窗初見雪。（攝於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二日）

楊：楊鍾基教授

樊：樊善標教授

黃：黃念欣教授

李：李薇婷女士

從《日影行》到《一瓦之緣》：追記京都那早晨

楊

說到小思與日本或京都的關係，確是一言難盡。從一九七一年的《日影行》，到一九七三年到京都大學任研究員而「脫胎換骨」的一年，以至往後多次再訪京都與閱讀京都的體驗，如何總結呢？你用了新散文集的書名「一瓦之緣」作為這次訪談的題目，我覺得頗有深意。

你寫〈青龍寺一瓦之緣〉記錄了日本空海和尚仰義大唐文化而到長安青龍寺求佛法，一千多年後西安政府把一塊青龍寺遺瓦送到京都東寺，以證此段文化因緣。你雖然在散文裏寫過當年選擇到京都修學一年的原因，有個人的、也有文化學習上的客觀因素，但我仍然想問，寫〈青龍寺一瓦之緣〉時，你有鏡像地自比空海嗎？有追求佛法一樣追求文化理解之心嗎？有過「一生一別難再見，非夢思中數數尋」的喟歎嗎？



《一瓦之緣》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於二〇一六年三月出版。

小思

我怎敢自比空海大師？去京都遊學一年，真的為了個人原因。在香港教學七年後碰上一些教學的小挫折，聽從唐君毅先生的話，算是休養生息也好，半逃避也好，離開香港，透一口氣的行為而已。當年對日本文化一無所知，何來「追求文化理解之心」？

歸來後更無「一生一別難再見，非夢思中數數尋」的喟歎，有的是積極追索更多更廣的知識及反省自己的不足。

因緣際會，竟給我遇上了一段中日文化交往的舊緣重訂場合，當年寫《日影行》所感是淺情，幾十年後，寫《一瓦之緣》卻是深思。明白一瓦易碎，正好象徵中日交情。幾篇靖國神社的文章湊合在一起，遂展現「一瓦之緣」作書名的含意了。

可以肯定，京都一年對你的學問與人生都有深刻的影響，不然——我以為這是我讀《承教小記》的獨得之見——



西安青龍寺遺址的「空海大師紀念碑」和「中日友好紀念碑」。



這本叫《承教小記》的散文集，為何第一篇不是〈承教小記〉，而是這篇描寫初到京都的〈不追記那早晨，推窗初見雪……〉呢？¹

小思

你也看出來了。是的，這篇是我經歷了在香港看不見的天
地明顯更替循環的現象後，恍然有悟而寫的。有幸承受了
「自然四季」之教，明白天人合一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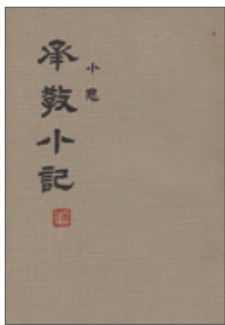
黃

很喜歡裏面所說的「天地間就明明白白有一股生命之流在湧
着，在一草一木間，陣風片雨之際，場景的迅速變換，足
使對季節慣於無知無覺的人，又興奮又淒然」。在四季分明
的地方，才明白古人惜春傷春之意，並非興感無端。

楊

我認為承自然之教甚有文藝意義。借用錢穆老師對《論語》
「子在川上」一段的解說，當孔子面對滔滔川流，才開了

不同版本的《承教小記》：右
為明川出版社版本，左為華
漢出版社版本。



1 小思：〈不追記那早晨，推窗初見雪……〉，《承教小記》，香港：明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1。

竅，所謂「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讓自然景色入眼通心，體悟到「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在你生命中，何時有這種意識上的感動？最深刻是哪一件事呢？

小思

我說過因為學生發生了問題，令我感到失望，決定停職一年，到京都去。正如我曾提過，這是脫胎換骨的一年。在香港生活環境中，並無機會讓我「眼界始大」。直至那年我孤身一人，首次身處另一全新環境，才會「感慨遂深」。那時我經常一個人走在路上，凝望路邊的河流——我住的地方就是川端町，宿舍附近有一條河。或者星期天到訪山水如畫的嵐山。春季在櫻花樹下徘徊，夏季穿過篩風竹林，秋季踏在如扇的銀杏葉、如火的楓葉上，冬季忽見素雪舞長空，全都讓我與自然感通起來，這是我在香港從

未體會過的。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忽然起了爆炸性變化。頓感「天地之大」，明白自己渺小，更感悟自然生命的強勁。這是很重要的一年，並不單是哪一件事特別深刻感動我。

這一年，我在京都更學習到另一套學術研究方法，又從古典文學研究轉向現代文學研究，在學術上也是重要的轉捩點。所以，我把〈不追記那早晨，推窗初見雪……〉列為《承教小記》的首篇文章，以誌我「眼界始大」的一年。



小思除了步行往返宿舍外，偶然也會花點錢乘火車。（攝於近川端町的車站）

楊

那麼你去日本前後所寫的散文，內容與思想相差很遠嗎？

小思

由於人生歷練，思想有改變，該是正常發展。加上我回港後，再寫的文章是刊在《星島日報》副刊的《七好文集》。讀者對象與《路上談》完全不同，不再是學生了。故我取材下筆，都以一般讀者為念，寫多了，筆調會較寫《路上談》從容些。這點我認為與去京都一年無關。可是，個人的觀察力，學術研究方向，卻的確有了很大轉變。

文化衝擊：走上研究現代文學之路

楊

由此聽來，你的京都一年，就像是在茫茫人海中，突然抽身到某個地方一個人生活，初抵埗時有特別感覺嗎？

小思

有呀。我到埗那天，正值京都嚴寒，我卻沒帶足夠禦寒衣服，下了巴士找宿舍所在，走過幾條街，冷得我牙關打顫。到達宿舍，才知道預訂的房間還沒空下來，怎辦？那種徬徨真難以形容。幸好宿舍裏有位台灣女孩子，她很仗義，同情我「初來埗到」，說有親戚在京都，她可以去借宿一宵，把自己的房讓給我。結果，那一夜，我就在一間不屬於

自己的房中，陌生牀上，蓋着異樣濃濃別人體味的棉被，度過遊學京都的第一夜。那旅人孤單感，至今難忘。

楊

還有甚麼衝擊嗎？

小思

那就是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書的衝擊。在香港，當年新亞圖書館藏書不夠好不夠多，我又沒機會進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根本不曉得甚麼叫藏書之盛。初到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書的陣容，簡直令我神魂震撼。

楊

那裏所藏的某種類中國典籍是世界上最豐富的。

小思

對，京都大學的圖書館，特別是人文科學研究所的閉架藏書，無論中國古籍或現代文學書刊，收藏都極珍貴，例如唐宋筆記小說——當年不易看到的。由於唐先生介紹我去跟平岡武夫先生學習，平岡先生是從事唐代基礎文獻整理、唐代



小思在京都大學圖書館。

拝啓 新緑の候いよいよ御清栄のこと賀し上げます。

東方学会は昭和二十二年の設立以来その方面の国外学者との連携を趣旨の一つとして参りましたこと御承知の如くであります、京都支部に於きましては近畿在住の外国学者と日本側学者との聯歡を計りますため左記のごとく国際東方学会顧問西部会を開催いたします。御多忙中とは存じますが御来臨下されば幸に存じます。

追つて、昼食準備の都合上同封葉書にて御出欠の旨五月二十五日までに御回答願ひるよう併せて願ひ上げます。

記

一、日 時 六月二日(土)午前十時より

一、会 場 京都市北区小山上總町二二

大 谷 大 学 電〇七五(四)三一二一

一、講演会 午前十時〜午後〇時三十分(図書館講堂にて)

〇 豊子恒隨筆中之「兒童相」

(豊子恒の隨筆にみえる「兒童像」)

香 隆 中 文 大 学

鹿 瑞

鷺 氏

〇 The Evolution of Southern Sangu Policy upon

the Mongol Invasion of the North.

(モンゴルの華北侵入と南宋の動向)

コロンビア大学助教授

C・A・ピーターソン氏

(C.A.Peterson)

〇 Motives for the Silk-trade between Han

China and the West.

(漢代中国と西方との絹貿易の動因)

ライデン大学教授

楊

文史及長安、洛陽史の專家。
我便想尋找唐代庶民生活的零星散記，在正史以外，補上些趣味紀錄，於是着手看唐人筆記。

那真奇怪，後來你怎會轉變了研究方向，變成研究現代文學？

小思

哦！那該是天意命定的一回事。一九七三年二月有一天，平岡先生叫我去他辦公室，給我一封英文信，說由吉川幸次郎先生當顧問、「京都支部」部長貝塚茂樹先生主持的「國際

（通 訳）京都大学教授
藤 枝 陽氏

フルスウェ教授は、東方学会が国際學術交流のために
招聘し、とくに今回の国際東方學者會議関西支部会に
講演をお願いしたのであります。

一、昼食会 午後〇時三十分～午後一時三十分（一号館三階會議室にて）
二、展 覧 午後一時三十分～午後三時（図書館展示室にて）

○ 東洋学弘教学資料

昭和四十八年五月

1973

東方学会京都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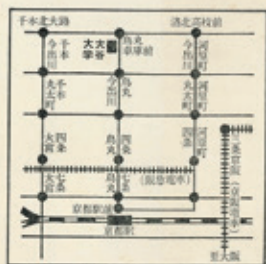
支部長 員 塚 茂 樹

準備事務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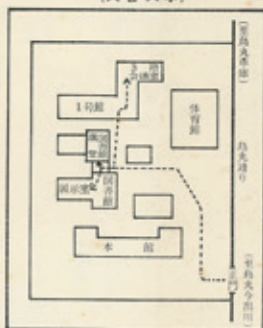
京都府京都市北区北白川京小森町一 森田孝生方

電話三〇六二番

（会場案内）



（大谷大学）



國際東方學者會議邀請函：小思的《豐子愷隨筆中之一「兒童相」》報告列為當天首項議程。

東方學者會議」，要在京都舉行研討會，叫我寫一篇論文去宣讀，算以香港代表身份去參加。嚇了我一大驚，因為我從未寫過出席學術會議的大論文，臨急臨忙也不知道寫甚麼題目。老師下命令，又不敢違背，只好苦思一番。

時間緊迫，實在無法做自己不熟的題材。我忽然想起吉川幸次郎先生，就是首位翻譯豐子愷《緣緣堂隨筆》，介紹給日本讀者的學者，而我去京都之前已在研究豐子愷，遂因利乘便以此為題做個報告。